

我做研究，還是研究做我

許書瑋*



我小時候總是帶著輕微的叛逆，對於我認為沒道理的事情，即便與我無關，我心中也常會浮現一股自以為可以拯救世界的正義感，我也不吝向世界表達我的正義。在書上這叫據理力爭，但實務上這比較常被稱為頂撞師長。我的家人也因此發展出一套「家長到校致歉標準作業流程」；也許是報應還是會來的，我現在也成為一位老師（還好我目前還沒教到像我一樣的學生）。

當時的我只是意見多，但不是目標清楚。老實說，在研究所畢業前，我其實跟我那一輩的臺灣學生差不多：不是完全清楚學校以外的世界是如何運作，同時也不完全認識自己到底想要什麼。這樣的我們，每一天只要照著世界給我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們的規則，還是可以活得煞有其事，完成一切該完成的事情。我覺得讓我從「自動導航」模式覺醒過來的關鍵，就是投入研究中，特別是質性研究的世界中。

碩士班在校期間某一次選課，意外看到別所的質性研究課程。話說那時候我對質性研究的印象是基於許多老師對這個方法的共同評論：「等夠資深再來做，菜鳥不要碰這個，會無法升等。」我還記得那上課的教室是位在學校的邊陲一間看起來比較像工寮的教室中，但我一進教室後，同學特別熱情的招呼我，我當時還想說別所同學真好客，但半小時後我就意會過來：原來其他人不是遲到，而是這課冷門到沒有其他人了。邊陲就是想逃都很難，冷門就是無人打擾，但我也在邊陲與冷門中得到高品質的學習經驗。

當時的授課老師對於自投羅網的學生也沒有在客氣的，很快就想辦法與我當時的指導教授聯繫，安排好了共同指導的安排。我的碩士論文也順理成章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探索華人社會中的服務品質，我的研究也一路從消費者的感受，往服務者的動機走去。在這兩端的研究中，先不論對學界的貢獻，對我個人最大的啟發就是「人啊不要隨便開始做質性研究，因為那真的會改變你的人生觀」。

我讀書時正是《世界是平的》這本書大賣的時候，當時主要的思潮走向開放，有一股文化差異即將被弭平的氛圍；二方面是我自帶的輕微叛逆，還有我家人的包容，也讓我覺得所謂東方社會「集體主義」的論述不適用於我自己。這兩者讓我一直對於文化議題抱持鐵齒的態度，覺得傳統文化影響已然淡薄，一如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真的去進行訪談後才發現世界還是圓的，傳統文化不但沒有苟延殘喘，整個還精神奕奕甚至生龍活虎。我在質性研究中發現自己的文化視盲，對於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實踐常是視而不見，直到研究結果逼著我去面對，這根本地改變我看待世界的觀點。

從那時，我開始注意到我們日常談話中那些富含文化意義的字彙，以及這些字彙如何形塑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我們在服務中希望服務人員表現「親切」、「主動」、「尊重」與「專業」，遇到問題時希望他們拿出「誠意」，用餐時讓我們保持「自在」。相同地，在工作者端我也注意到許多特殊的字彙，例如「敬業」、「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別人」。這些字詞都有豐富的文化意涵，也帶著深刻的文化價值觀，只要這些文字不死，運用這些文字時，我們也讓傳統文化再現與重生。我許多的研究發現，都是從琢磨這些字彙，從中發現文化特徵再小題大作。相對核心紛紛擾擾爭奪話語權，在邊陲也可安居一方。質性研究者通常偏好替無聲者發聲，觀察田野中的日常，常會讓我看得到有別於核心（如北美情境為主的研究社群）的風景。

大學的時候學到統計中的迴歸分析，老師畫出兩軸，在兩軸間用白板筆灑出一道如銀河般的觀察值，然後他在星河中畫出一道直線，說迴歸分析之美在於用一條線描繪出這一片星光。「只是這個點」他指著圖上的一個離群值，我們就交給質性研究者看看到底怎麼回事。若是要我給年輕學者什麼建議，尤其是做實徵研究的年輕學者，就是偶爾走出去看看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看著看著可能跟我一樣運氣好，也會越來越認識自己。另外就是保持未知、保持彈性與保持叛逆。

如果還能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就不要太常以專家自居，曾經有老師跟我說過，學者工作，特別是社會科學的學者，許多人選題都是選擇自己的困擾或弱點，然後用一生的時間解決自己的問題，這種對未知的好奇心，就是學者最強大的動力來源。如果還能維持彈性，就不要過度計畫與控制，我許多的研究發想與發現都有偶然的成分在，都是在田野踏查中、在訪談對話中、在媒體報導中，甚至在電視節目中找到靈感，這些都是在不經意之處發現新知的樂趣，保持彈性才能讓自己看到更多。最後，如果還能叛逆，就維持一點輕微叛逆，不要太快被世界弄成無聊的市場標準品，透過聆聽田野的聲音，有時候就會有一種自以為可以拯救世界的正義感，那種「義所當為」的感覺會讓你想把你的疑慮與洞見向學術社群分享（而不是為了想要求發表而寫），田野經驗會給你信心，讓你堅持把這樣的洞見分享給世界。

以上想法乍看可能自我矛盾，但質性研究就是學習的過程，容許自己好奇、保持彈性地吸收，然後將田野經驗轉化為洞見，最後有信心的分享自己消化過的所見所聞。有時候想想，其實不是我怎麼規劃研究，而是我恰巧遇上了質性研究，這種研究方法可以充分順應與利用我的個性，最終這種研究方法也改變了我的眼界與思維。